

HUO CONG BI CHU

长篇畅销小说

福贵全三册

本年度最值得一读的现实版小说！
日记意外曝光，一场轩然大波就此掀起，
规划局副局长王为民的官运也从这一刻开始改变了……



2月15 天气晴

小茅行 往事

很漂亮而且性感
我来说

一移然◎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长篇畅销小说

祸从笔出

穆然◎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祸从笔出 / 移然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04-1531-9

I. ①祸… II. ①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367 号

祸从笔出

作 者:移 然

责任编辑:连 慧

封面设计:青华视觉

版式设计:袁玉娟

责任印制: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1020 1/16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6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531-9

定价: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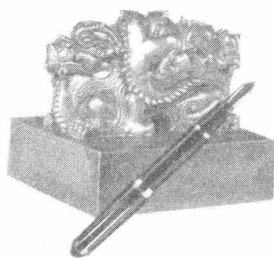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目 录

1. 翻手为云／001
2. 成功男人有隐情／020
3. 毕生难忘的家宴／039
4. 慌乱中的重逢／061
5. 舍与得之间的博弈／082
6. 黑马诞生／104
7. 多个朋友多条路／123
8. 『关系是第一生产力』／144
9. 危雨欲来／166
10. 不速之客／189
11. 平地起惊雷／211
12. 最后一根稻草／234



1. 翻手为云

2月10日 多云

真是让人心烦,没想到张大远眼皮子这么浅,为了省点儿小钱就偷工减料,给我捅出这么大个篓子来!难道他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汇达大厦这个工程吗?今天连老爸这个不看新闻的人都问起,可见这事儿的影响有多不好!真后悔当初将这个项目给了他,也怪自己耳朵软,听了几句好话就糊涂了。这一次事情闹大了,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更大的损失是口碑和信誉,可这个暴发户看不到这么远。连累我今天厚着脸皮去求人,还好有人可以帮我摆平,否则我真饶不了他。不过以后对这种人也要绕着走了,前次送给老婆的翡翠首饰,这回都得退给他,避免被他拉下水。要吸取教训,交友要谨慎……

对清江市的百姓来说,每天最为忙碌的时间不是早晨,也不是中午,而是傍晚。这座南方小城没有大都市的繁华,所以也少了大都市的忙碌,在经历了一天悠闲的工作之后,到了黄昏时分才是最让人忙的时间。因为下午四五点《清江晚报》会准时上市,到下班的人手中,到下棋的人手中,到等着老婆准备晚饭的人手中,再由这些人将上面的消息传扬出去。

在这个五月的下午,看晚报的人似乎都显得尤为兴奋,有些人说着,有些人骂着,有些人则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春来巷的老邻居们都坐在小区公园的石凳上,互相交流着自己的感受。

六十多岁的老张皱着眉说:“不行啊,真不行!这些开发商只知道钱,不知道人命。什么都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了!”

边上有个小伙子笑着说:“张大爷,您这就不知道了吧,他们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其实是在为人民币服务,有钱能使磨推鬼啊!我觉得他们这么做也可以理解!”



正说着,一个中年人扬起手中的报纸“啪”地打在年轻人的后脑勺,愤愤地说:“理解?!我让你理解!豆腐渣工程怎么理解?敢情这死在里头的不是你家亲戚,要是有你家人在里面,我看你怎么理解!”

看着大家吵吵嚷嚷,一个戴眼镜的白发老头晃了晃手,慢悠悠地说:“这件事肯定不是这么简单,虽然报纸上说是开发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但其中必然是有一条利益链的。以前政府把这个‘汇达’大厦宣传得那么厉害,说是清江市的新地标,现在里面出了问题,死了人,看他们怎么收场吧!”

众人都说:“对!对!还是陈老有见地,一语中的啊!”

这样的对话在清江市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一切都是因为《清江晚报》对于正在修建当中的汇达大厦的一篇报道。这座被誉为城市新标识的大厦还没有竣工,就因为施工事故导致五名工人死亡,专案组在调查过程之中发现,承建公司所使用建材均不达标,不仅偷工减料而且完全没有按照设计施工,导致大厦在建筑工程之中隐患重重。原本被大力宣传的形象工程被喊停,有些人岌岌可危,有些人掩嘴偷笑,大家都知道要有人因此遭殃了,只是不知道最终会是哪个倒霉蛋。

在晚报办公室里,负责追踪这件事的记者宋蓝正和编辑部主任章安阳争论着。

宋蓝脸颊通红,眼睛里是年轻人中常见的愤怒,那种因为不被理解,不愿屈服而导致的愤怒,她提高了声音问章安阳:“章主任,这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肯定还有其他的猫腻,他张大远就是个小包工头,有什么本事搞这么大一出戏来?他背后肯定有黑手的,我们现在不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章安阳将手中的烟头在烟灰缸里揉灭,轻声细语地安慰宋蓝:“小宋啊,你先别急。我知道你跟进这件事很久了,这几期的报道也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但你要知道报社对于新闻的安排是有侧重的,应该多报道一些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事嘛……”

“喜闻乐见?”宋蓝打断了章安阳的话,冷笑了一声说:“谁家丢了猫谁家生了娃,这种事大家就喜闻乐见了?老百姓就喜欢看这种事?如果真是这样,这几天对‘汇达’事件的报道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对宋蓝这样的态度章安阳很不满意,他眉头拧了拧,看着还在冒烟的烟头,等宋蓝说完后凝重地说:“喜闻乐见的事情有很多,但绝对不包括这些让

大家不安的消息！你天天报道哪儿死人了哪儿塌方了，谁会喜欢看？再说了，停止对这件事的报道是社里的意见，领导要从整体把握，你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就不顾大局嘛！”

堂而皇之的论调让年轻的宋蓝无话可说，她抗拒地双手抱在胸前，却又无奈地叹口气。章安阳看她不再反驳自己，忙接着说：“这两天热线上有一个关于村官贪污的新闻线索，你不是最喜欢追这类新闻吗？不如你就去跟进这条线吧？”

宋蓝气狠狠地说：“我做新闻不是追自己喜欢什么，而是凭着我新闻人的良心。”说着一甩手走了。

章安阳看着宋蓝依旧气鼓鼓的背影，摇摇头低声说：“小姑娘，还是太年轻啊！跟我这么说话，要不是……”说了一半，章安阳忽然打住，笑了笑，喝了一口桌上因为和宋蓝争论而已经凉了的茶，又拿起手机拨了几个号，脸上带着谄媚的笑低声说：“您交代的事儿我都办好了……不会了，不会了……宋记者去跟进别的新闻了……您放心吧！”

在汇达大厦爆出问题之后，清江市房地产规划局看似平静，每天的工作还是那么规律稳定地重复着，但大家的内心之中却都在翻江倒海。谁都知道名不见经传的张大远能够得到汇达这块儿大肥肉肯定是出了奇招的，但大家却没想到张大远会把它给玩儿翻了船。有人说：张大远真是没见过世面，贪钱也不在一时啊，这回好了，翻身都难了！有人说：张大远有能耐吃下这个项目，就有能耐摆平这件事，哪个工地不死人？哪个建筑是完全达标的呀？您看着吧，最后人家还是吃香喝辣。

种种的猜测在规划局的大楼里不断流动着，但却找不到任何一个猜测的始发地，每一个人都没有开口发表意见，却都在说别人曾经讲过的话，议论就好像空气之中流动的感冒病毒一样，无形无色，却让人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规划局副局长王为民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对妻子崔小雅发脾气。这个瘦瘦的男人虽然浑身书卷气，但却难掩他此时的怒火。

王为民对崔小雅说：“你看看你那个好表妹，什么新闻不好写，偏偏要写这件事，这不是跟我们局对着干吗？”

崔小雅拢了拢自己凌乱的头发，无奈地说：“小蓝还小呢，她不懂这些



的。她也不是针对你，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呀！”

王为民把手中的文件一丢，说：“不是针对我？她现在针对的是整个规划局，我作为副局长，难道不是首当其冲吗？汇达这样的大项目，要牵扯到多少人啊？就算有她爹保她，也不能这么胡作非为啊！我看就是给惯坏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崔小雅赶紧说：“行了行了，我就是来拿个钥匙，看你又跟我发这么大顿火，我招你惹你了？你快把钥匙给我吧，我要回家了！”

王为民从外套里掏出钥匙交给崔小雅，交代说：“今晚不要吃炸酱面了。”

崔小雅一愣，说：“不是你爱吃吗？你还说我做的味道和你上学时候吃过的一样，怎么又不想吃了？”

王为民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什么东西吃多了也不好吃，总之换一个吧！”

一边答应着，一边把钥匙收拾到自己的包里，崔小雅对于丈夫这种不耐烦的手势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她也不介意。正好王为民的秘书丁春丽进来送文件，客气地问崔小雅想喝咖啡还是茶，崔小雅忙摆摆手，带上门就赶着回家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王为民的笑脸似乎越来越少了，每次见到崔小雅都是拉着脸，似乎她欠他两毛钱似的。起初崔小雅觉得是工作压力太大，自从做了规划局的副局长，王为民整天忙里忙外，虽然是个二把手，局里的工作他却是一肩挑，所以崔小雅也只能尽量去理解他。可时间久了，她心里也难免有些委屈：凭什么她要受这些气呢？再说自己也是父母眼里的千金女啊！而且近几年姨父又升到了副市长的位置，她更有底气骄傲些做人。可崔小雅也知道，姨父对于王为民极为赏识，因此她每次的抱怨都被驳回，并要求一定要做一个成功男人背后贤良的女人。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崔小雅也慢慢习惯了，她把注意力放在儿子身上，等到儿子出国了，她又把注意力投注在工作上，总之就是让自己不去想，这样反而比较轻松。

回家之后，崔小雅打开冰箱开始准备晚饭。王为民是在北方一所名校读的大学，所以留下了一个爱吃炸酱面的习惯。为了满足他，崔小雅这个南方姑娘学会了炸酱面，并总在他不开心的时候做给他吃，一做就是二十年。也

许生活就像这碗面,刚开始时觉得是人间美味,但吃得次数多了也就逐渐乏味了。看来还是要时常变换口味才好啊!

崔小雅一边听着电视里的新闻,一边准备着晚饭,忽然听到门铃响。她心里嘀咕着:这时候会是谁来呢?从猫眼里一看,是一个穿着俗气的红大衣的陌生女人。她把门打开一条缝,警惕地问:“您找谁?”

这个女人虽然穿着火热的红色,却一脸疲惫不堪的神色,她看到崔小雅开门,忙急切地说:“您是王局长的夫人吧?我叫李彩凤,我是来找王局长的?”

看到这个俗艳又谄媚的女人,崔小雅心里有一些厌恶,皱着眉说:“你找他有事吗?他还没下班呢?工作上的事你应该去他单位找。”

叫李彩凤的女人很急切地扒在门边上说:“嫂子,我找王局长不是工作上的事,是一点私事。”

崔小雅的厌恶已经从眼神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了,她鄙夷地问:“私事?你能有什么私事?”

李彩凤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又说不清楚,嘴里说着:“我……我……”两只手乱比划,急得直眨巴眼。崔小雅不耐烦地说:“你到底有什么事?你不说我就关门了。”

李彩凤还是结巴,崔小雅已经“啪”地一声撞上门。

这样的人她见多了,不管是开发商还是建筑商,或者是局里想走后门的人,总是会三不五时出现在她家门口,偷偷摸摸地来找王为民。崔小雅对这些事见惯不怪,但心里却总是厌恶的,她看不起那些来求丈夫的人,对于这些人的生活她也无法想象。虽然王为民总是要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但她能离远一些就好了,这让崔小雅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品质高贵的人。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崔小雅已经准备好晚饭,自从儿子出国读书之后家里就剩下她和王为民,每次做好饭她总是习惯等王为民回来一起吃。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听见楼道有声音,而且是王为民在和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她忙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门口透过猫眼去看。

原来是那个红衣服的俗气女人正一脸着急地向王为民说着什么。王为民一边应付着她,一边看楼道里有没有其他人。看来这个女人还真难缠,这么半天她居然一直在楼道等王为民下班。说了几句,王为民似乎也拿她没办



法,又怕在楼道遇到闲人,便只好说:“你进来说吧。”

李彩凤忙迭声说:“哎!好!好!”

进了门,王为民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跟崔小雅解释这个女人的来路,他刚想张口,崔小雅就说:“她来半天了,我看见了。”

王为民“哦”了一声,对李彩凤说:“到书房吧。”

书房门在两个人身后轻轻关上了。对于王为民的工作,崔小雅一向不怎么关心,更何况又是这种令她反感的女人。所以,王为民要是跟客人有什么商谈,都会自觉地到书房去聊。可是这一次,崔小雅心里却禁不住有一些好奇,这个女人能有什么事呢?

从那扇关得不是很严的门里,断断续续地飘出李彩凤的声音,她的嗓门实在不小,有着这种俗艳女人所特有的冲击力,而王为民就好像根本不在房间一样,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崔小雅听到李彩凤说“您一定要救他”,还有“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我们对不住您”等等,以及带着哭腔的“我没法活了”。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崔小雅又一次把菜端到厨房,想要再用微波炉热一下,王为民才打开书房和李彩凤走了出来。

和进去的时候满脸带笑不同,李彩凤的脸上全是泪痕,纹过的黑色眼线配合红红的眼眶显得更加醒目。王为民低声说:“你先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李彩凤便一边抹眼泪一边说:“王哥,我就靠你了,真的谢谢你了。”说完,又带泪朝崔小雅谄媚地笑着点点头,说:“嫂子,我走了啊!您别送了,快吃饭吧,吃饭吧!”

崔小雅因为气极反而忍不住想笑,等门一关,便对王为民说:“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妹妹的呀?”

王为民一愣,问:“妹妹?什么妹妹?”

崔小雅笑着说:“她都叫你哥了,还不是妹妹?顺带我还做了一回嫂子。”

王为民听了,也忍不住笑了笑,说:“她是张大远的老婆,为了汇达大厦的事儿过来找我,这都已经不是头一回了,真让人烦。”

崔小雅问:“汇达大厦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局还要负责工程质量监督吗?”

王为民淡淡地笑着,端起碗开始吃饭,却不再回答崔小雅的问题。

两个人相对无言地吃过晚饭，王为民说：“我爸今天打电话说是妈妈感冒了，待会儿咱们过去看看。”

崔小雅一边洗碗一边答应着：“行，要不要买点营养品什么的？”

王为民说：“不用了，就把上次别人送的蜂王浆带过去吧。”

崔小雅听了，又唠叨说：“这些人整天送这些东西，家里都没地方堆了。以后你跟他们说说，什么都别送了，免得惹人耳目。”

王为民说：“一点吃的喝的，又算不上贿赂，你怕什么。”

等两个人到王为民父亲家的时候，他妈妈正在收拾碗筷，看到儿子儿媳进门，老人忙说：“怎么不早点来一起吃饭啊？”王为民笑着说：“都吃过了，来看看你，感冒好点了吗？”老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瞥了眼王为民的爸爸，说：“我早没事儿了，都是你爸爸大惊小怪。”

在父母的眼里，崔小雅算得上是一个贤惠的媳妇，看到婆婆在忙，便很快挽起袖子下厨房帮忙洗碗。王为民的父亲王永清曾经是小学老师，和妻子两个人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老来沾儿子的光，才可以住进现在的宅子。每当别人说“王老师教育得法，儿子成才”的时候，王永清总是笑咪咪，眼神流露出无限的骄傲。可是回到家里，他却秉持着一个老教师特有的严谨，从来都不夸赞自己的儿子。对王为民，他说得最多的是：官场险恶，要谨言慎行。

这一句话从王为民大学毕业进入机关时就开始说了，到他后来平步青云做到了局级干部，王永清还是在说。起初，这句话让王为民紧张过，绷紧了神经过每一天，小心应对每个人。但现在，听到父亲再这么说，他只会点点头，带着一点不耐烦说：“我知道了。”

和父亲聊了聊最近的身体状况，说了说儿子在国外的境况，王为民就急着想回去了。可是王永清却拉住他问：“最近汇达大厦的事儿，你知道吗？”

王为民点点头，说：“知道啊，最近晚报都写了，好像是宋蓝做的报道。”

王永清说：“是啊。最近春来巷的老邻居过来看我，还问这件事是不是和你们局有关系。我虽然嘴上说：这个就是地产商自己没做好事儿，肯定和你们没关系。可是，又老觉得不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又是形象工程，又是人命案件，要是跟你们局有关系，你可一定要谨慎处理。”

王为民扶了扶眼镜，有些不耐烦地说：“我知道，没多大事儿，您放心吧。”说完就拉开书房门，不等王永清说那句千年不变的“谨言慎行”就急匆



匆对还在厨房的崔小雅说：“你走不走？待会儿要晚了！”

崔小雅匆忙洗手，告别公婆，追随着王为民的脚步回家。一路上看着王为民沉默不语，她不知道又是什么事惹得丈夫不高兴，只好自己默默地整理着车里的纸巾盒。

在规划局每周一次的例行会议上，“汇达大厦”事件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作为会议主持者，王为民很谨慎地说：“新闻媒体曝光了汇达大厦事故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不过我相信我们规划局一向都是秉公办事，在这件事上应该不会有有多少的瓜葛，所以大家不要谣传，更不要偏信。应该继续保持稳定的工作气氛，避免让我们局的形象在这次事件中受损，这也是局里每一个人的职责所在。”

大家都默默地听王为民讲完话，会议和往常一样安静地结束，而老局长张江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去。王为民知道，张江一定是有话要对自己说，所以他很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好手头的文件之后，便匆匆赶到张江的办公室敲门。

正在读报的张江从眼镜后面看了看王为民，笑着说：“为民啊，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王为民忙说：“那里的话，您为咱们局辛苦那么久，现在身体不适，我们本就应该多分担一些工作。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的！”

张江把报纸慢慢叠起来，示意王为民坐到自己身边的沙发，一边端起桌上的茶杯，一边问王为民：“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都没什么事吧？”

王为民笑着说：“没什么事儿。虽然您不在局里，可是大家都还是按照您之前的教导，兢兢业业地做事，谁也不敢偷懒。都说：张局长虽然不在局里办公，可余威还在，气场还在，就像您在身后督促我们一样！”

一番话，让张江脸上的皱纹都笑得成一团，他伸手理了理自己花白的头发，说：“什么余威啊？我老了，马上就什么‘威’都没有了。汪科长那帮人，现在倒是挺愿意听我的，但等我退了，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王为民忙说：“怎么会呢？我们都是您一手带出来的，不管任何时候，张局长的位置在大家的心里都不会改变。”

可是张江却淡然地一笑，说：“为民啊，对这些虚名，我是看得很开的。你也不用安慰我，更无须说这些。长江后浪推前浪，谁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但

每一个时代都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身居官位的人,更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接受这个事实。”

王为民点点头,凝重地说:“您说的对,但一般人哪儿有您这个胸怀呢?”

张江笑笑,忽然神色一变问道:“张大远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王为民也马上端正了自己的神色,皱眉想了想,说:“对这个人了解不多,但最近汇达大厦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清江晚报》一直在追踪报道,他倒变成一个热点人物了。”

其实,正在休养身体的张江忽然出现局例会中,王为民就知道肯定和“汇达事件”有关。当张江问起张大远其人时,如果自己断然否认不知道,就显得过于掩饰了。此时的张大远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是一个热点人物,虽然名出得不怎么讨好,但总归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尤其自己作为规划局的领导,相关新闻事件中的热点人物,怎么会不留意呢?但若表现得太过熟稔,难免又会引起张江的猜疑,认为他和张大远此前便认识,进而联想到这件事之中是否有他王为民的份儿。所以,稍微回想,再表示自己知道此人,但并不熟识,就是王为民最好的答案。

张江听了王为民的回答,默默地点点头,说:“汇达大厦是市里确立的形象工程,本来应该是我们清江市的骄傲,能够承建这样的一个大工程,对于地产商来说也算是功德一件。可是现在很多人只看到利益,居然在这样的工程偷工减料,现在还闹出人命。张大远这次不仅自己逃不脱,恐怕还要连累到不少人。”

王为民说:“您说的对,最近局里为了这件事也都有一些风传的谣言。所以我在会议上特别提了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安稳情绪,不要受此事影响。”

张江说:“内部人议论纷纷,倒不是什么大事。可关键是新闻媒体和舆论,他们的议论就要伤及我们的社会形象。现在有很多人质疑汇达大厦用地的问題,认为规划局在这块儿地面上有疏忽,甚至有人觉得张大远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做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失职。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这个问题抛出来,王为民心里不由得一惊。他原以为张江这个老头子住在家里休养身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就算他会了解一些时事,也会止于一些现象而已。谁料他居然质疑张大远事件之中规划局所起的作用,按照张江轻易不会开口说话的特点,他既然问起,就说明已经有风声传到他



的耳朵里了。

近两年来,张江身体不好,自己也似乎已经做好了退居二线的准备,只求在任内可以万事平安,所以很多日常的工作都交给了副局长王为民。虽然偶尔会出现在会议上听取报告,但张江已经基本不过问任何事了。此次专程问起张大远的事,王为民不能不紧张,父亲王永清的话忽然在耳边响起:谨言慎行!

王为民扶了扶眼镜,脑中虽然如同风过竹林纷乱一片,但脸上却还保持着微笑。面对张江询问的眼神,他说:“汇达大厦的用地审批,是经过了层层把关的。不管是市政府还是我们规划局,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禁得起考察推敲。对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现在事情曝出来之后,百姓们都这么猜测,也是情有可原的。很多人其实不明就里,总是会通过臆想来判断,规划局和汇达大厦多少有点关系,所以他们就将全部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了。人们常说:真金不怕火炼,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任他们去说,相信事情的真相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听王为民慷慨陈词,张江端起茶杯慢慢地抿了一口,忽然莞尔一笑,说:“可你要知道‘无风不起浪’啊,难道你不怕真的有人暗中作祟吗?”

王为民朗声说:“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们当然不怕。”

张江没有说话,只是盯着眼前的地板,面无表情地沉默了一会儿。王为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表情,不知道自己刚才一席话到底在张江的心里引起了什么反应。过了短短的十秒,却如同沉默了漫长的一个小时一样。张江忽然说:“为民啊,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就是你这种临危不乱的气度!”说完,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从张江的办公室出来,王为民不由得觉得自己后背有些凉,估计是刚才太紧张,居然出汗了。

“瞧你这么点出息!”王为民在心里对自己说。

回到办公室坐定,王为民翻看了一下桌上的文件,却无心审阅。靠在椅子上喝着茶,他的脑海中又将刚才和张江的对话像电影一样过了一遍。他知道张江是赏识自己的,能提拔自己做副局长足以证明自己在张江的眼中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后备力量。等张江退了之后,自己便是局长位置最有力的竞争人选,能得到这样的机会也是因为张江的提携。对此,王为民深怀感恩之

心,他跟张江,算是站对了队伍。可是他也很明白,现在的张江只求平安,如果自己让他在退休前沾染到任何的事,都会引起他的反感。在任何的世道之中,都有人心冷暖,官场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失去张江的欢心,意味着自己的将来会一片黯淡,所以王为民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走好这最后一步。

正凝神思索,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王为民抬头一看,是秘书丁春丽送文件进来。看四下无人,丁春丽似乎笑得也特别轻松,把文件往桌上一丢,亲昵地说:“王哥,昨天怎么没打电话给我?”

王为民皱皱眉说:“这是在办公室,别这么叫我。”

丁春丽却娇笑着说:“怕什么,这里又没人。你昨天做什么去了?电话也关机。”

王为民说:“昨天去看了一下我父母,手机没开。”

丁春丽冷哼一声说:“是不是和你夫人一起去的呀?你不是两个电话嘛,为什么都要关机啊?”

王为民说:“你两个都打了?我不是让你平时没事别打我那个工作电话嘛?”

丁春丽笑着推了他一把,说:“着什么急呀你,我没打你的工作电话,只打了我们之间的联络号,看把你吓得!”

王为民这才缓和下来,拉着丁春丽的手说:“我没着急啊,昨天确实是去看我爸妈了,所以手机都没带。”

丁春丽抽出自己的手,哀怨地说:“看你刚才的样儿,还说自己没急。唉,人家都说人走茶凉,我这人还没走呢,茶就凉了。”

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一阵敲门声,丁春丽忙端正神色,一脸的娇嗔瞬间消失于无形,端起桌上的茶杯大声说:“这茶凉了,我给您换一杯。”

进来的是李长荣,他语气急迫地向王为民说:“王局长,刚才有个晚报记者打电话过来,说要来我们局采访。”

王为民神态悠闲地翻了翻文件,问:“采访什么?”

李长荣说:“就是关于汇达大厦的事儿,她说想问问您对此事的看法。”

王为民丢下文件说:“我能有什么想法?这些记者真奇怪。”

李长荣说:“是啊,我也是这么回的,不过她说她现在已经在我们局门口了,并且知道张局长今天在办公室,指明要采访他。”



王为民这才问：“这个记者叫什么名字？”

李长荣说：“她叫宋蓝。”

王为民点点头，“哦”了一声。难怪这个记者会这么厉害，原来是宋蓝。在王为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便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一股冲劲。那时候的王为民还在和崔小雅谈恋爱，而宋蓝则是崔小雅姨父的独生女儿。那会儿宋蓝的父亲宋知贤还没有做副市长，可宋蓝已经成了没人能挡得住的“小疯子”。大家都说：凡是她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越是拦她，她冲得越猛。而现在，供职于《清江晚报》的宋蓝更是无人可挡了。王为民知道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真让她去采访张江，说不定还会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倒不如自己来接待一下这个脾气火爆的表妹。他对李长荣说：“那你带她去会客室，就说我们局长接受她的采访。”

李长荣愣了一下，说：“可是，张局长……”

王为民挥挥手说：“去吧，没事！”

看着李长荣匆忙离去，王为民很快把丁春丽叫进来，告诉她：“你去看看张局长走了没有，要是没走，就打电话给他家里，说张局长似乎有些不舒服，让他们催他回去。”

丁春丽点点头，说：“我这就去看，不过我刚才看见谭天成刚从张局长屋里出来。”

王为民一听，愤愤地说：“这个老张，居然不信我，找谭天成这种人谈话有什么用啊！你别管了，快去办事吧。”

交代好手头的工作，王为民喝了一口热茶，让自己显得更加舒适从容，坦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踱着步子朝会客室走去。

规划局的职员们经常会见到王为民这么走过办公室，他斯文的脸上挂着从容而和蔼的微笑，与每一个擦身而过的人打着招呼。瘦瘦的手臂热情地拍在每个下属的肩膀上，让大家觉得受到领导青睐而倍受鼓舞。这种亲民的形象让王为民拥有很高的人气，再加上他写得一手好字，更俘获了不少的人尊崇。大家都说：王副局长的气质才华，都算的上是个标准的文人了。对于这个评价，王为民本人也非常受用。

穿过树荫浓密的小院，在隔壁楼里便是布置得非常简洁的会客室，宋蓝坐在里面正翻阅着自己的笔记本，这里面记录了她追踪“汇达事件”过程中

积累的各种线索,以及待会儿想向张江提出的各种问题。今天上午,她给张江家里打了个电话,以父亲的名义对张局长的身体状况表示慰问,保姆告诉她:局长今天去局里开会了。所以宋蓝便立刻驱车赶到规划局。

在“汇达事件”之中,张大远偷工减料造成事故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辩,但他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工程以及用地审批的神秘操作都还是未解之谜。宋蓝凭自己的职业触觉,敏感地觉得这件事肯定还有料可挖。张大远的身后一定还有一些人支持他,为他所用或者在用他,不然以张大远的实力远远不能搞定这一系列的关卡。

原本计划要直接闯到张江的办公室,但宋蓝也担心自己太过鲁莽,引起张江的反感。对方毕竟是个局级干部,虽然和自己的父亲有深交,可还是要秉公做事。所以她打电话去表达了采访意愿,在李长荣百般推辞之后才得到这个机会。宋蓝摩拳擦掌,想着等张江来了一定要好好询问一番,希望可以将自己的疑惑进一步证实。

门被推开了,宋蓝忙热切地抬头,“张局长”还没有喊出口,她便愣住了。来的不是张江,却是王为民。只见他笑咪咪地站在门口,热情地向宋蓝打着招呼,让措手不及的宋蓝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居然说:“姐夫,怎么是你啊?”

“姐夫?”王为民大笑着说,“你这个妹妹,跑这里来肯定不是为了看姐夫的吧?别忘了,我不仅是你的姐夫,还是规划局的二把手呢!你不是要采访局长吗?我就是啊!”说着,还热情地让人给宋蓝端杯水。

宋蓝有些不乐意地说:“我知道您是局长,可是我今天来是来……”

“来找张局长的是不是?我知道,我知道!”王为民打断宋蓝的话,“可是你也知道,张局长最近身体不好,工作又多,所以不能再分神接受别人的打扰了。所以,我就代他走一趟,反正你想知道的事,我肯定都能回答你就是了。”

听他这么一说,宋蓝只好坐下来。

两个人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会儿,王为民满脸是笑地打量着宋蓝,等她提问。可宋蓝却因为王为民的忽然出现,有点乱了阵脚。对于这个姐夫,她的了解其实不多,只是父亲比较赏识他,总是说起而已。从父亲的嘴里,她知道王为民算得上是年轻有为,最重要是老成持重,做事从来不会冒失。另外,文字